

小學纂注 六

館書圖京東			
四	六	三	別
冊	五	架	家
	號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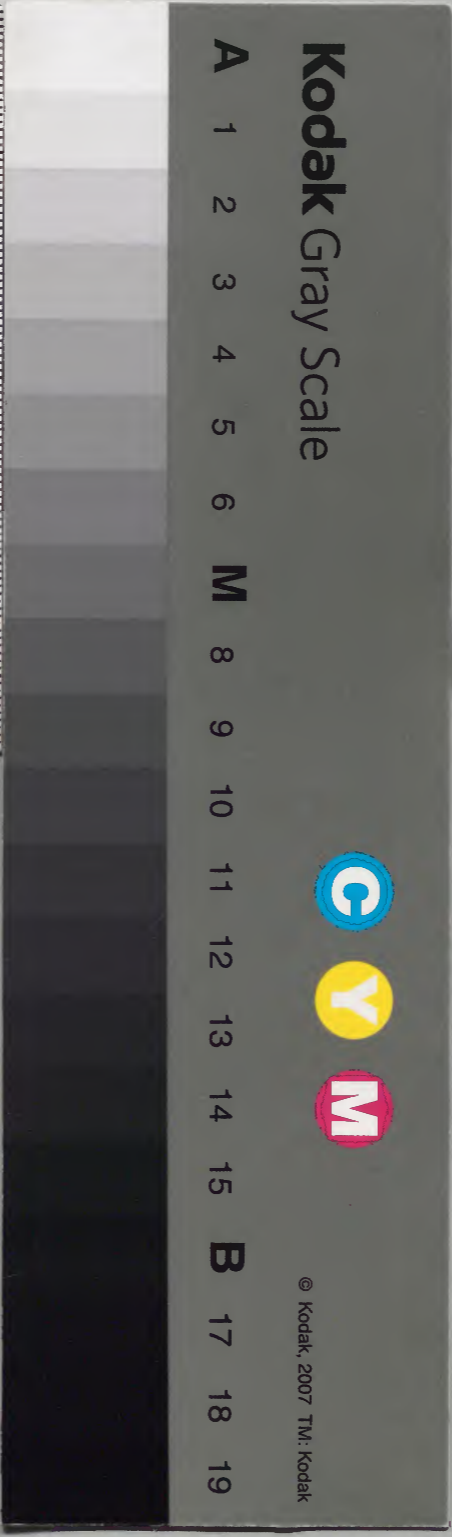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六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六		漢
函	〇		書
一	二		
三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4	
冊數	4 (4)		
函號	298	226	

不許帶出

儒家類



小學纂註卷之六

外篇

善行第六

善行。行可為法者。陳恭愍曰。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

立教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三章。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

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

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長上聲。榮公

見前卷。正獻公。名公著。宋哲宗時相。封申國公。宰相夷簡子也。簡重。謂儀貌簡樸而厚重寡默。謂省事而。言也。經猶縈也。由國夫人。蔡政宗道魯公。交與言也。規矩。喻禮法。事事依循禮法如下。

淺草文庫

文所言。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

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

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見音現。長去並上聲。

縛音篆。甫始。祁大。縛統也。謂以偏纏繞袴管也。此卽曲禮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之教。行

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

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目。肆市鬻之舍也。此卽內篇行不由。徑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之教。正獻公通

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干之。伯強客文

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

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

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通判州官之副。宋太祖所

置也。潁州地名。今屬鳳陽府。歐陽公卽文忠公。修也。干之。焦先生名。伯強其字。不與語。蓋欲其自生

慚懼。而無假苛責也。降猶舒也。此卽內篇時公方

就外傳之教。但惟正獻公能得其人耳。

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

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

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

有成者。少矣。行成曰德。才成曰器。按賢父兄督於內。嚴師友課於外。二者交資。然使

內無賢父兄。則外之師友。雖嚴亦無所施其○呂

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昱音溫使去聲。張夫人榮公之妻待制天章閣待制也。昱之晉陵人。鍾愛猶言深愛。魚肉不許更進蓋防其任性奢侈之漸。河北今北直地。都轉運使官名也。及夫人嫁

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鐏音戈樂音洛。張夫人母亦魯叅政女。此古教女子之可法者。內篇言女子婉婉聽從之教。故此以張夫人証之。以女子係

人家道盛衰不可不謹也。其不容私作飲食。即內篇子婦無私貨無私器之意。○按叅政魯公兩女一嚴於教子一嚴於教女其家法之善可見凡人教子以中國為法教女以中國姊為法則家教備矣。○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

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還音去聲。唐李氏有天下之號。陽城北直定州人。德宗時為諫議大夫坐言裴延齡事遷司業蓋為國學教官之副也。謁告也。斥逐也。學以明倫倫以忠孝為重。陽城為是語誠無愧於太學之師矣。此言司業教人之法也。○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

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
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懼懼為諸生
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
削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
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發音願先去聲
聲韻為之為
去聲刮關入聲削音磨傳音附行去聲。尚崇尚
也遺棄也崇尚詩賦淫靡之詞而遺棄聖賢覺世
之經業也。蘇湖江浙二州名條約教條約束也以
身先之謂條約所頒者以身先行之也。要義即下
言治已而後治人者乃明體達用之學也。懼懼誠
至貌此見安定教人之誠也。刮削猶琢磨之意傳
依也。以理勝者修詞之法。理勝而詞不足尚矣。信
尊信也。敦行者不務文尚實者不求名此見學徒

能從其師之教也。安定後為國子直講學者歸之
至於庠舍不能容則其教之足以感人可見矣

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

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

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疏治並平聲

經義齋通六經論孟之義所以育其德也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疏通謂智識明達有器局謂德量弘遠治一事又兼一事者欲精其業而又有兼才也其弟子散

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

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

問可知為胡公也飭音赤。循循雅正謹飭之貌弟子言貌有常式崇先生者無

其詞故皆不問可知蓋其漸涵陶鑄之
力深矣此舉州學教人之可法者也 ○明道先

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朝音

平聲○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正謂以禮教整

齊之也賢才有德有能者風俗正則民情維繫而

不搖賢才得則百務釐舉而不亂二者皆治天下

之本然必得賢才斯可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

俗之本也故下文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

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才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

講明正學好行俱去聲○禮命謂隆禮命之蓋重

廣詢也德業充備才全而德備天下之士也其次

好學才良行修一鄉一國之士也延聘謂以幣帛

延致之敦遣謂令有司厚禮殷勤以致迭萃聚

也京師天子之都京大師衆也正學見下文 其

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

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

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

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漸音尖

上文言萃京師之士朝夕相與講明之正學也異

端外於倫理不足整修其身而綱紀天下故正學

之道惟在人倫物理而已自灑掃應對以至周旋

禮樂人倫物理體之身小學之教也自擇善修身

以至化成天下人倫物理體之身而推之世大學

之教也誘掖以使之進激勵以止其退漸磨以使

之化合三者而使極於成就小學所以成其學行

始也由鄉人而至聖人大學所以成終也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目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

教天下之學。行中而去聲。○中於是，謂上文所延聘敦造者，合於正學之選也。如是則

為成德矣。明達者，資之敏，可進善者，質之淳。日受其業，使以成德之人為師而受業也。及受業者，學

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分教州縣之學。而師道大備，無不得其人者，以正風俗，無難矣。以上

三節言朝廷延儒擇師之法。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

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

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

學業，曉達治道者。
朝音潮，行去聲。○擇士入學，擇民間俊秀之士而入縣學也。縣

學，擇其尤者升之州。州學，更擇其尤者升之太學。

太學復聚而教之，則賢能畢出，而風俗皆將自正矣。論於朝，蓋將以官之也。擇士必先端潔孝悌廉

恥禮讓者，重其本也。此言州縣賓興擇士之法。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

歎也。○按明道先生所言成德而受業者，即今司成博士司業之職，其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即今州

縣教諭訓導之職，其擇士入學者，即今秀士入學之法。但明道先生欲成

其行，而今專考其文耳。○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

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

更不考定高下。
看詳，猶審詳。是時司馬溫公當國，舉伊川為崇政殿說書，合同孫覺

等看詳國子監條制，蓋欲更學校之條約也。相先猶相尚，舊制太學有月試以校士高下，故云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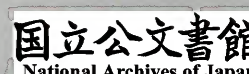
小學纂註

卷六

六

今學官月課之名。蓋本於此。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鑄子全切解居拜切去上聲行去聲。制。置也。考程子原詳。謂置尊賢堂。若世有士。如今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學者願一識其面而不得者。則長貳官延請居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特為學者矜式。且以見長貳官取善服義之意。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也。鑄謂用定之。解額。貢士之額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程子止欲量留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各安鄉土也。繁文。勸會之繁文也。舊制學官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故欲省之。凡所推擇。一憑長貳鑒裁。更不須繁文勸會也。勵行檢者。

宋制無督察士人法。程子以當時士風薄惡。不修行檢。故欲立法裁約。使知戒懼也。待賓齋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齋以待通於治道。可為吏師者。其人去來皆不拘。如尊賢堂法。觀光。取易觀國之光之義。太學舊制。賓客不得過客位。其學宮禮法。士多不能見。故立觀光法。欲使來學之士。觀揖讓威儀之盛。而知慕效也。餘數十條。詳見伊川文集。以上二章。俱詳太學教人之法也。○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藍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皆受學於伊川。橫渠之門。鄉人敬信之。故與立約束之法。使之去惡為善也。德業。按本註。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待妻妾。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至於讀書治田。



營家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過失相規本註犯義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過失相規本註犯義之過六一
 一造言誣毀六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交非其人二遊戲怠惰三動止無儀禮俗相交本註謂婚四臨事不恪五用度不節難去聲○本註一水火
 祀之禮有往還二盜賊三疾病四死喪書問慶弔之節五孤弱六誣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七貧乏
 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悛音銓○悛懼也改以示懲行罰或罰金或朴責也三犯後罰俟其改也
 不悛者斥不得與約為其怙惡也此詳教一鄉之法○按內篇立教自小子學樂誦詩之教始此篇先言教子教女而復及於司業太學鄉州之教則所以推其教者廣矣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

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致知者知之始知止則知性而知天知之至也誠意者行之始平天下則盡人物之性而

參天行之盡也窮理即致知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循循有序則自鄉人而可至

於聖人矣此復言師長教弟子之法按聖人所以為萬世師者惟循循善誘程子一遵之故舉以終

立教之義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

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舍處並上聲闕音窺○灑掃應對致知窮理近下者也知

止盡性平天下高遠者也闕猶闕也舍近趨遠遠不可至處下闕高不可及故曰卒無得○按下

學上達係一定之理學者浮慕高遠遊心於恍惚無何有之中而人倫物則置之不顧其於聖人之

道寧復有是處乎朱子嘗云當於用處求其一慎勿懸空想聖賢故凡浮慕高遠皆懸空想聖賢也

其無得宜矣。此係後世學者通病。故復舉此警之。

右實立教章 共八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少難養。並去聲。數音朔。江革。漢章帝時。臨淄人。官中郎。嘗徵大官。膠膳賜革。遭王莽末。天下大亂。故負母逃難。採拾謂取拾草。根本實也。欲令革從爲賊。故劫欲將去。愿款。真誠。懇至貌。方。所逃之路也。誠能動物。故雖盜賊至。不義。而亦能感之。轉客下邳。貧窮

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跣先上聲。傭音庸。

轉客。飄泊轉徙而爲客也。下邳。今淮安府邳州地。跣。赤足也。傭。雇工也。便身之物。美衣甘食之類。以裸跣傭工。而供母如此。○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好行。並去聲。號。平聲。毆。音嘔。薛包。漢安帝時。汝南人。毆擊也。不能。猶不忍。里門。巷門也。晨昏。謂定省。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
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

破其產輒復賑給謂其弟與姪若汝也荒頓田荒

前室傾壞也服用賑與也○按薛包之父以娶後

妻憎包至於毆逐則母固善護而其父亦悍矣包

能以誠感之使皆懷慚而生悔方之閔子不更難

乎已而弟姪分財推良受惡推孝以友於兄弟至

易也及安帝徵為侍中不拜則又矯矯錚錚者矣

○王祥性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

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

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

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

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其篤孝純至如此喪去聲數音朔炙音栢復去聲

州府沂州也仕晉官至太保親謂其母牛下糞穢

不堪故虛令掃除炙炙雀也幕帷幔也丹柰紅色

果名令守之者欲其實落而以為罪也○按王公

鯉躍雀飛之事非感於天即感乎神矣天神固可

感也而人不易盡故天不易移然則王公之孝其至矣乎

○王哀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

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剖平聲。哀營陵人。今青州

府昌樂縣也。魏曹丕篡國之號。上司馬。複姓。下司馬官名。東關地名也。漢後主十六年。吳諸葛恪敗

魏師於東關。元帥謂昭也。凡師敗績罪在主將。是時司馬昭為將。故儀以責之。孤。昭自稱也。哀

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

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

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

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辟音壁號平聲著同着復音福

蓼音六。非命謂被戮而不以正命終也。朝台日徵郡舉日辟。哀哀父母二語。小雅蓼莪詩之辭。哀念其父養己之劬勞而又深痛以無辜戮故至三復流涕。廢蓼莪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也。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

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

示不臣於晉度音鐸。衣食不求贏餘故耕蠶皆取給身口而止。篡昭死子炎篡魏

也是為晉不西向坐。晉都長安在西故也。按倬元哀感其樹其哀至矣。至終身未嘗西向坐。將裂

皆於篡賊與抑以痛其父故歟。蓋以孝子而為忠臣矣。○晉西河人王延事

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

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養去聲扇平聲。西河地名。近汾水。是時劉聰據其

地。色養以和悅之色奉養也。按扇枕溫被亦即

人溫清之禮。而王君之得為孝者為其以身溫

之獨與人異也。考其事繼母亦有躍魚之事。與太

保王公同。而斬準作亂以為左光祿大夫。延罵不

受。準遂殺之。則其慷慨立。○柳玘曰。崔山南昆弟。節始又過於太保公矣。

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三母長孫夫人年

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縫。拜於階

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

長上聲。後同。乳去聲。○山南。各增。唐博陵人。今東

昌府博平縣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曾

祖王母。卽曾祖母。稱王者尊之也。長孫。一曰疾病

複姓。不粒食而康健安寧。由飲乳也。

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

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子按

婦孝敬。古人貴兼之。而于之於母。毋不如婦之於

姑。反得時在左右。歡怡以養也。婦乳乳姑。古無其

禮而唐夫人始爲之。蓋愛姑逾於愛子矣。而姑亦

願其子孫。世世孝敬。以婦孝而致姑慈。誠事姑之

極則已。考唐夫人生子頌。貞元初成進士。頌有子

入。入皆至達官。與太子少師。節度增刑部尚書

與侍郎。球進士。至曾孫成進士者復四人。其玄孫

遠。於昭宗乾寧中。復至平章事。柳玘所云。崔門昌

大如此。則天之

報夫人亦厚矣。○南齊庾黔婁爲辱陵令。到縣未

旬。父易在家。造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

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黔音鉗。辱鉏山切。易音

也。黔婁。南陽新野人。辱陵。漢縣名。卽今荆州公安

縣。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心驚流汗者。父子一體

而分。黔婁心與父一。故彼感而此。時易疾始二日

應。此與曾子母嚙指而心痛同。

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

代差欬去聲劇音極○病痊口差病甚口劇糞苦

病劇泄利泄瀉也嘗之不嫌者其心惟在於親

感所至○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

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

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

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來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

居屋敗不蔽風日凡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

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屬音竹

衣去聲合音蛤菁音緝覆敷救切○海虞即今常

熟縣子平廬江灄縣人其地屬今安慶府史不詳

其字頓絕哀頓而氣絕也屬猶會也大明劉宋武

帝駿年號營葬經營葬事也括括髮也麻歛括

未葬也按律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則是

不葬其親於國法亦有罪而況孝子蔡興宗為會

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會音檜下為去聲塚

名其地跨今江浙界興宗今歸德府考城人不受

吏部尚書蔡廓子也矜者悲其心賞者嘉其孝○

其頓絕而號不廬不祭後世猶悲之而況當時之

人乎興宗為營塚壙可稱賢太守○朱壽昌生七

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

小學彙註

卷六

三

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

言輒流涕

雍去聲後同○壽昌今鳳陽府天長人

極不能

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

不復還行次同州得壽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

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

孝

復扶又切還音旋○熙寧宋神宗年號諫誓詞

以別也同州屬今陝西西安府明逸武肅王後

聞謂言之於朝還就官者在法棄官不得復就今

書○按史壽昌決志求母次同州避雨於逆旅心

方念母俄有老婦冒雨拾薪歸歎曰吾兒壽昌安

知母苦如是壽昌驚愕前問果生母

劉也觀此殆天啓之非由人力矣壽昌再為郡

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

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

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

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幾平聲上

音府為去聲○河中今平陽府蒲州地與同州近

壽昌嘗兩為郡守至是辭郡守而為通判以其便

於養母也拊撫恤也厚於同母弟妹○伊川先生

而尤篤於宗族兄弟則其重本可知

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治平

音樂○雒同洛水名在河南按佛氏以天堂地獄

之說誑惑愚蒙世皆敬信崇奉凡遇親喪略於苦

塊哀戚之禮而惟一於膜拜經儀以為非是不得

稱孝子然毋論地獄非真其親生前無罪則作之

徒為幻妄。即合地獄果真。生前親果造孽。經懺果能超度。十王又真敬奉佛法。亦必孝子精誠。默格庶或感移。又豈六七嫫穢酒肉之闍黎。胡盧鳴咽。遂能達之西方冥府者乎。則其為無功德也。不待智者知之矣。然世人修禮經懺。亦非盡真痛傷其親。地獄苦楚而然。或慮世俗非笑。不得已為之。或忘哀蔑禮。藉以為飾耳。藉經懺以飾非。則不仁。不得已而強為。則不智。二者亦無一可矣。朱子於明倫事親。述嘉言。則終以溫公惡斥浮屠語。紀善行。則終以伊川先生不用浮屠事。其示人子者深矣。○以上十章。共十人。皆古為子者之善行也。而不幸遇變者。凡六人。江次翁遭天下亂。薛孟嘗。王休微。遺異母讒虐。王偉元。父死非命。何子平。適際饑荒。朱康叔。母被遠出。彼固至孝根心。然尤以遇變而顯其至性也。王廷元。色養。庾子真。棄官。皆無間然。唐夫人。乳姑發祥。婦孝感天矣。伊川治喪。不用浮屠。繫於其末。固君子。○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以道事親之則也夫。

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音闈

達下上聲。射音夜。後同。識音志。○此下言臣道也。霍光。山西平陽人。漢武帝時為奉車都尉。昭帝時為大將軍。禁闈。宮中小門也。沉靜。不浮躁也。詳審。不粗率也。郎與僕射。皆侍衛之官。僕主也。陳恭愍曰。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為夜耳。○按事君以敬為主。先能二十餘年。進止不失尺寸。敬之至矣。故特先之。

○汲黯。漢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

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

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謁之。黯乙感切。洗先上聲。

數音朔蚡音忿。謂煙入聲。○黠漢陽人。今東昌府濮州也。太子洗馬主爵都尉皆官名。洗猶先也。太子出則前導。故稱洗馬。太后武帝母。中二千石。內臣歲俸滿二千石者。○按是時蚡倚外戚。權傾人主。而黠視之蔑如。則剛正之氣。固有以奪人矣。其敢弼違人主者。蓋本於此。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黠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黠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朝音

朝廷何也。數上聲。令平聲。朝音潮。○數數其罪以責上意也。愛身謂恐諫而遭斥逐。此見其陳善責難。大義明於平日。故能臨事敢言如此。黠多

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必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數音

音與為去聲。亡無同。少去聲。賁音奔。○告休假也。瘳通作愈。謂病痊。下瘳當作踰。謂過也。嚴助武帝近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告則得居官不視事。賁育孟賁夏育。皆古有力

人也。弗能奪。即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社稷臣。即以安社稷為悅者。觀助與武帝之言。則知其安危可倚。君友已。皆信之深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黯音據。廁差去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勿欺能犯為難。觀黯而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使其君敬禮如此。亦庶幾真誠勁直。有古大臣之義矣。故以次小。○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心謹慎。霍光之後。

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主為去聲。首去聲。見音現。後同。○魏。元魏也。太武。魏主拓跋燾也。并州。即今太原府。著作郎。官名。允。勃海蓆人。今之河間景州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授太

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

太子。太武子名。見崔浩。東昌武。城人時為司徒。與允等修國史。刻石立衢。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殺之。將及允。故太子欲免之。導引而見之於君。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也。至尊謂太武。脫猶設也。

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

句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

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

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

鄉音向。丐音蓋。○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不領細事也。紀事曰。著纂言曰。述失次。失其言語次序也。殿下太子稱。帝謂太

丐乞也。詭詞求生。賢者所疏。故不為。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

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直言不為詭詞。以情直告也。始終一辭。故曰信。守正無欺。故曰貞。旌表其善也。此見不欺君者。終免於也。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

獨殊誠何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

太子動容稱嘆

為何並去聲。讓責也。殊異也。何同荷猶感也。義無獨生則雖有可

免死者亦不為使當日與浩并死則允固甘之矣

○按允惟不畏死故反生翟黑子惟貪生故反死

使允從太子語究極著述之情未必不反觸太武

之怒而死也死生之際夫豈善為趨避者得自主

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

故也。恐負翟黑子。蓋允自謙之詞。觀其對太武及

太子之語當日貞直信義不畏死之名必且

播盈於朝野故允特言此以掩之。蓋以小信自處

而不居於貞直不欺之大節也。先儒疑此二語為

史臣所妄○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

州畱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

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

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

緩數年不可行也

虔音乾。君行宋人。英宗時第

進士。虔州即今江西贛州地。泗

州今屬江南鳳陽府。貫猶系也。開封郡名今屬河

南省。宋都其地。以其中額多故欲冒籍以應舉。遲

緩中式遲緩也。即系籍一事不敢欺則其大者可

知矣。按臣事君以忠而忠以不欺為主。高伯恭

李君行二人皆能不欺以事○崔玄暉母盧氏嘗

誠哀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曰兒子從

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貴

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暉音

偉○

京曠名華。唐博陵人。仕至宰相。則天后時。與張柬之。桓彥範等。迎中宗復辟者。母之姊。妹曰姨。姨。尼母。姊。妹之子。屯田郎中。戶部屬官也。此見親表中。家之貧富。由貪廉。故足徵消息善惡。此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京曠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比去聲。上上聲。別音。比。近也。親。同姓。表。外姓。凡非理所得。非竊官物。必剝民財。故謂與盜賊無異。無大咎者。言賊私未發。幸免於禍也。○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詳見後。張觀。宋仁宗時絳州人。緩者。從容不迫。非迂緩也。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賢前輩稱後生之語。忙迫也。以不緩。故心忙。心忙則百事因之錯戾矣。○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陳恭愍曰。門人。如劉蕤。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以嘗學於經義治事齋。故知稽古而愛民。從政何有者。以理明而能御煩。心慈而有善政也。○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

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詳見後。張觀。宋仁宗時絳州人。緩者。從容不迫。非迂緩也。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賢前輩稱後生之語。忙迫也。以不緩。故心忙。心忙則百事因之錯戾矣。○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陳恭愍曰。門人。如劉蕤。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以嘗學於經義治事齋。故知稽古而愛民。從政何有者。以理明而能御煩。心慈而有善政也。○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

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

以求知也少去聲會音檜○官守處歷官居守之

聲慎於其他必無敗行求知之道在其中矣○按

仕以不貪為本而人情一入仕途往往贖貨無厭

且惰慢而不謹勤躁迫而不和緩於民漠視如秦

越而于求請託則不憚旁蹊別竇以為之此皆後

世居官者之大弊也故復○漢陳孝婦年十六而

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

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

吾母乎婦應曰諾屬音竹後同養去聲後同還音

守邊屬屬託也諾謂許養母終夫果死不還婦養

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紉以為家業終無嫁意

紡音傲○慈愛慈愛其姑也愛姑如子故以慈言

之舊說姑慈婦愛愈深固亦通紡網絲也維機縷

也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

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

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

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

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

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少去聲屬音竹夫養之

棄養則仰愧於天俯作於人故無以立於世田財

盡賣以葬者不為身謀而專盡禮於姑也○按孝

婦之行有四善焉。夫死不嫁，貞也。養姑盡力，孝也。諾其夫言而不欺，信也。欲自殺，烈也。貞而孝，信而烈，婦德之善備矣。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

句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下使去聲。復音福。與去聲。淮陽屬

禹貢兖州，陳縣其屬邑。復，除也。謂盡除其家征役也。按本傳，孝文皇帝高其義，賢其信，美其行，故賜復而尊其名如此。○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

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

敢當禮。少去聲。女妻之，妻音娶。○宣，渤海高城人。今河間府鹽山縣也。累官諫大夫。哀帝時嘗抗論董賢及災異事，王莽用事，忌其公正，殺之。清謂淡泊苦，謂刻勵凡人學行，皆以清苦成立。故

桓氏父奇之禮，謂其妻家富盛之禮也。宣性喜清苦，故不以資裝盛為樂。妻曰：大人以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

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更平聲。甕音

翁去聲。○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守約，猶言守窮。即清苦之謂。侍執巾櫛，謂侍奉其冠帶梳沐之具。悉歸侍御服飾者，以非夫所願有也。引車，曰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按

貧人所難安也。而婦人尤甚。桓氏本富家女，而能去富即貧，去逸即勞，去奢即儉，去華即朴。君子尤以為難矣。故特舉為婦德之則。○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

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從去聲。譙音樵。闕音缺。少去聲。斷端上聲。後同。復扶又切。上聲。彊上聲。曹爽。魏宗室從弟。同祖弟。譙郡。今歸德府永城縣。夏侯。複姓。服闋。服終也。信。猶証也。決志不嫁。故斷髮為証。魏主芳正。始十年。太傅司馬懿。與爽爭權。殺爽。夷其族。故曹氏盡死。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

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相一作州。少風並去聲。○執義猶言守義。風謂以言動之。蓋示以將許他人之意。惟思也。許之是。言許嫁之為是。蓋偽言以慰家人。欲令懈於防守也。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並去聲。○輕塵。易散。弱草。難依。喻人死。亡之易也。夷。誅也。守此。謂守節。母家。家有盛衰。人有存亡。終

小學彙言

卷六

三

始如一者。仁義之道也。盛則從而衰則違。存則而
 而而則去。真禽獸之所為矣。仁義分屬盛衰存亡
 蓋百文耳。○按婦人守節難。而守節於夫家滅存
 之日尤難。然令女能處之不同者。以其志決也。當
 其斷髮之時。決志已久。故繼而截耳。繼而割鼻。卒
 亦以移。觀古仁人義士。雖烹鋸解剝。有所不懼者。
 夫不可以奪志。信矣哉。○唐鄭義宗妻盧氏。略
 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仗
 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
 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謀同榮為去聲。捶
 盧氏。貞觀時。范陽盧彥衡之女。累涉。猶言粗習也。
 仗。兵器也。鼓譟。鼓躍而呼。謀也。自獨也。冒犯也。
 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

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
 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按成仁取
 義之事。難
 以責女子。然而坐視姑死。則不仁。已獨求生。則不
 義。故寧救姑以死。不忍舍姑以生。為於其心有所
 不安也。盧氏以一女子處倉卒之間。而勇敢如此。
 此亦可為後世臨難苟免。免脫狐潛者之勸矣。○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
 盜數千人。剽掠其邨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
 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
 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
 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

血羣盜乃捨之而去

長上聲操平聲剽音票曳音裔折音舌○奉天即今西安

府乾州地永泰代宗年號剽掠劫掠也民所聚居曰邨落

京兆尹第五琦嘉其

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京兆尹京師表

率之官若今順天府尹也第五琦長安人肅宗時為相後為京兆尹蠲除也○以上五章共六人皆古婦女善行可法者陳孝婦諾夫別語孝養其姑

桓氏屏除服飾修行婦道皆闕德之至純也令女載鼻自誓盧氏突奔姑室兩賢氏投足巖崖○貞而烈矣故舉以為婦人處變御窮之則也○繆

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

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搥

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

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

遂更為敦睦之行

繆音木彤音容少取俱去聲數音朔搥職瓜切行俱去聲更平聲○彤漢安帝時汝南名陵人搥搥也○按諸弟娶妻諸婦遂求分異性行可稱乖戾矣及彤掩戶自搥而諸弟婦皆悔過蓋感其家以誠也及彤為中牟令誅諸姦吏并託名貴親賓客者百餘人則又裁姦

以法矣○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

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

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兄

斷部玩切。易音異。令更並平聲。瓊真定武強人。仕北齊。南清河。即今東昌府高唐州之地。援據。擊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

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

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一本無其母復字。○

中大。夫楚撻言以荆撻之。或言撻之酸楚。皆可通。按後母之弟。未有不樂哉。其兄者。象之於舜。朔之於優。可見矣。而覽由數歲。獨慈其兄。至於涕泣抱持。妻又甘與祥妻同力。作祥至孝。覽至悌。覽妻又至賢。宜其長有後於晉室乎。考後王氏之盛。世莫與京。至有王馬共天下之語。蓋皆覽後也。○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

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

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亾。唯

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

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

嗣。勸稜入聲。度音鐸。應平聲。○右僕射官名。攸。山

西平陽人。永嘉。晉懷帝年號。沒。陷也。石勒羯也。據趙地。稱天王。弟子。弟之子。不能兩全者。當疾奔

避難。勢不能以一人而携一妻兩兒也。息。子息也。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

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為去聲。○伯道。攸之字。服

喪三年。蓋以父禮報之也。

○按伯道舍其子而全其弟之子。卒以不祀。時人哀之。然此特以衆人私心言耳。苟以伯道之父視之。則已之子。與弟之子。何別。全已之子。與全弟之子。又何別。但令其父有後。則於此。於彼。等耳。且人子。自有定命。伯道當無子。即使保全其子。亦烏知後之不死。是徒失其弟之子。而已。之不祀。如故也。君子惟視理所在。當爲則爲。有子無子。奚所計。雖然。自有天道。無知之謬。而伯道千古不亾矣。卽有子。曷過焉。○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亾。次兄毗復

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句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袞音役。袞禪上。

聲毗音皮。復扶又切。癘音利。強上聲。聞人聲。差楚戒切。恙音樣。○咸寧。晉武帝年號。庾袞。鄆陵人。明穆皇后伯父。疫癘皆癘疾也。不畏病。謂不畏疫。間隙時也。哀臨。蓋哭其兩兄。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守。謂侍疾不去。按人之畏疫極矣。乃至無惜於他人之死。卽是心而疫。癘宜及其親矣。獨瘦衰不畏已死。望其兄生。迨兄旣生。袞亦不死。蓋人心正則氣正。正氣全則邪氣不能干。而又何疫癘之相染乎。○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

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

偃還共談笑椿音春廳音汀○播北魏華陰人義

也恭謙敬兄而自謙退也美味不常有故諸兄椿

弟不集則不食蓋必以共享為樂也偃猶臥也椿

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

否假本傳作寐○假寢猶言假椿津年過六十並

登台鼎而津常旦莫叅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

坐津不敢坐莫音暮○台鼎三公之稱取三台鼎

稱之叅謁見也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

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

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

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

服同爨庭無間言飯上聲匙箸音時仕使間俱去

州地京宅京都宅也是時北魏都洛陽大附謂次

第寄之總服兄弟同高祖者○按古者家人昆弟

之樂莫過於楊氏蓋廳堂共聚美味共食寢息共

所匙箸親授嘉味親寄真聖人所稱兄弟怡怡者

而其後爾朱世隆誣奏津椿謀反無少長皆殺之

何以友恭之家罹禍若斯之酷歟然考楊氏盛時

一門至有兩三公一將軍七郡守三十二州刺史

貴盛極矣盛極而衰固其理也而況政亂國危之

時乎然後日津子情復奔北齊高○隋吏部尚書

氏為丞相則友恭之餘澤未斬矣牛弘弟弼好酒而酣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

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

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好去聲。酬音許。還音旋。○

縣也。初仕周。後仕隋。酬。酒狂也。直猶但也。按家之不睦。人所難處。牛公以弟則狂。以妻則志。而處之

泰如。幾於行所無事矣。後有狂弟。悍妻者。不可以之為法歟。○唐英公李勣。貴

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

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

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勣音

去聲。貴為何為之為。如字。數音朔。復去聲。○勣。曹州人。今兗州府曹縣也。僕射。唐宰相。○按兄弟本

同氣。而姊妹亦然。古人詩以出嫁為降服耳。非謂

於兄弟之誼。大有隆殺也。勣負太宗顧命。立武昭

儀。為唐基禍。無可取者。而其一念愛姊之誠。則百

世猶存矣。故文公簡取之。以為後世待姊妹之法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

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

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拊音

吳氏曰。奉如嚴父。敬之至。保如嬰兒。愛之至。老人

體之故。撫問之勤如此。○以上九章。共十一人。皆

古人善行。見於兄弟者。終豫公德化其弟。蘇珍之

伯道。忍棄其子。庾叔褒。不畏於疫。非友恭之至者

能然乎。楊氏兄弟三人。位登台輔。相愛不啻孩孺

極天倫之樂矣。若文安侯。涵覆於狂弟。英公焚鬚

於老婦。溫公撫背於伯康，抑何寬容。○近世故家

有深愛也。後之為昆季者，可法矣。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

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

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

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

家舊族皆不能若是。晁音潮。○因字疑羨文。以道

大名府開州也。父端彥。歷祕書少監。祖仲衍。歷陝

西轉運使。高祖遇。景祐中為翰林學士。則誠故家

也。此章本出童蒙訓而不標所自。蓋偶逸之耳。若

猶及也。稱尊者曰叔。稱長者曰兄。諸姑。父姊妹尊

姑。祖姊妹。父黨交遊。姻黨交遊之尊者。丈尊行之

稱。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自卑尊人。謹厚之

道也。○按此章不專以兄弟言。蓋因敬兄之義推

之外。姓尊長。諸姑之夫。與其父黨交遊也。其所及

者益廣矣。○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名其子。予之。尹名

其子。辭曰。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

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

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

知之。予俱音與。○公名拯。字希仁。宋廬州合肥人

封府也。此章以朋友言。以蚩蚩之母。不忍欺死者

之金。況生者乎。以其父未有命。不苛得寄人之金

小學彙言

卷六

三

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同謝罪，改之乃許。朝音潮，謂在笑。

切長上聲。○以下十一章。復通論五倫之義也。石奮今懷慶府濰縣人。當漢文景時，奮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謝職，自便也。下宮門，軾路馬，見內篇。但萬石君復躬行之耳。朝服，見子孫而不名者，敬君之吏也。謂讓，謂以言責之。對案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老年者。肉袒，袒衣露肉，願受刑責也。固，再三也。許，謂許其改過而已。復食也。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新新如也。唯謹。勝音升，新音銀。○勝冠，謂

年及冠者，申申和緩貌。新新和悅貌。和易肆故加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稽音啟，行去聲。○稽首，俯伏。敬君也。執喪哀戚甚，孝親也。質，質行謂朴厚之行。

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翬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命。萬石君知之，以為常。長上聲，少去聲。翬音諾，音投。洗音緩，復扶又反。令平聲。○郎中令，內史皆官名。恙，病也。洗沐者，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

房也。中帶。中衣。廁。踰。穢器。以欲為親。完。終。故親入小房而問取之。不使親知者。共為子職。而又欲親心之安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

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

趨至家。長土聲。外門。巷門也。舉宗。猶言闔族。讓責也。言固當。及辭以責之。乃謝者。舉宗羣

謝。罷慶。罷。忽。慶罪也。自是歸必疾趨。敬謹之至。不

但下車行矣。按萬石君之敬君建之孝親。皆不

可及。而子孫有過。不誦讓。但不食。自責尤能。開悟子孫得教家之法。幾於不嚴而威矣。○疏

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

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

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

賣以共具。疏音疎。骸音諧。令平聲。樂音洛。數音朔。趣音促。共音供。下同。○廣。漢宣帝時。東

海。蘭陵人。即今兗州嶧縣也。太子。漢元帝。乞骸骨。告老求歸也。趣。促同。急也。言急賣餘金。以供酒食

燕樂之具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

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

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

閒暇時。為廣言此計。說音稅。為去聲。○昆弟。老人

人。即老人。以其年老。故為尊稱。從所勸。謂若廣曰

丈人。自以意勸之。不令廣知。子孫所為也。廣曰

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令平聲復扶又切。老悖謂得免饑寒。贏溢也。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夫音扶樂音洛。○增置產業則多財多財則安樂自足。侈肆淫泆。故賢則損志。愚則益過。理勢之必然也。而弱者求強者。伎故又為怨所聚。○按疏廣之行有三善。

馬芝骸骨早歸勇也。廣君之恩。賣金以樂宗族。故舊仁也。不以多財遺子孫。令為損志益過聚怨之府。智也。勇而仁且智。足為宜宦告老歸林之法矣。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遺並音位。○龐公字德公。漢襄陽人。刺史劉表累召不赴。故往候之。壟田間高處也。遺猶傳也。與也。富而多事則危。貧而無爭則安。按德公此言亦即疏廣不以多財遺子孫之意。但德公本無財不求遺之。疏公本有財不欲遺之。二者有不同耳。
○陶淵明為彭澤令

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

可著遇之

遺音位○按史陶公名潛字淵明別名濔陽即今九江府彭澤九江之屬縣家累妻子也

或謂以力供使令謂僕也亦人子言貴賤雖異而肌體則同亦人所生之子耳不可以其賤而陵躐之觀此一言知公有仁人之心非徒清高自為矣○按龐公遺子以安淵明教子以仁二章蓋為為父者言也○崔孝芬兄弟孝

義慈厚弟孝曄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

有無共之

曄音偉且徐上聲○孝芬北魏博陵人且恭謹貌且溫顏色言恭謹之甚復有

溫和顏色也羣聚相對分給錢帛則無私之至矣

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

等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

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糞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

餘歲

上上聲○按冬溫夏清出告反面不私假私與無私貨私器此古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

也而孝芬兄弟以此事其叔母則尤出古禮之上矣○又按北朝崔氏之盛自漢崔實始至孝芬父挺已五世同居矣振即挺之弟孝曄孝直孝政又皆孝芬弟也而能盡禮於兄與其叔母如此孝於魏孝文時為光州刺史振官至兼尚書左丞孝芬至兼吏部尚書加儀同三司孝曄於莊帝時為

趙郡太守。孝直遷直閣將軍。孝政位太尉。而孝芬
子猷仕周。拜御史中正大夫。隋初進爵汲郡公。猷
子仲方。仕周為司正大夫。則其孝
義慈厚之報。蓋閱三朝而未艾矣。○王凝常居慄

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慄音栗。

疑文中子之弟。為隋著作郎。慄。矜嚴貌。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

以四禮。冠婚喪祭。冠去聲。御治也。勤以作事。儉以制用。恭以處己。恕以待人。四

者盡治家之教。冠婚喪祭說見前。四者盡正家之禮。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

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

方列。曰無苟亂也。不假者言不以借人。蓋以聖人遺言不敢賣。朝廷命服不敢輕

祖宗祭器不敢褻也。垣。墻也。什物。器物也。以非一種。故曰什物。必堅朴者。取其經久不壞。而又不侈

費也。門巷所植果木。必方列。而不參差。蓋其為人不苟。故細物而必欲整齊如此。○張公

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

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

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

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

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

家道雍睦矣。長上聲。更平聲。公藝。兗州壽張人。齊高洋篡國之名。稱北齊者。別於南

齊。蕭氏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封土為壇以祭也。天子所至曰幸。忍。耐也。協。和也。相責望。謂卑幼責

望尊長衣食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禮節之不備也。○按致堂胡氏謂是時高宗受制武氏。當以不

聽婦人言為對。此固人臣因事納規之義。然忍之一字。實處家善道。公藝以是進高宗。蓋亦書其所得而不。○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泚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元年時。縣人黃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如字。泚音肥。召音邵。索音色。錢叶音尋。○文公名愈。其先昌黎人。後居南陽。累官吏部侍郎。從祀孔子廟廷。行歌行也。桐栢山在南陽府唐縣。泚水在廬州府。合肥縣。壽州屬鳳陽府。安豐即今霍丘縣也。貞元唐德宗年號。召南董生名。行義猶言為善。刺史不薦。言無人知。吏更索錢。言其貧也。嗟哉。

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

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

惑。妻子不咨咨。日已盡而不休息。言其勤於讀書也。山樵以給烹炊。水漁以給甘旨。

吳氏曰。感感。憂也。咨咨。嗟怨聲。父母安其孝。故不憂。妻子樂其慈。故不怨。嗟哉董生。孝

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端無休期。家有

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

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

乳去聲。哺音步。彷徨音旁皇。躑躅音擲。逐覆。救切。○乳。生子也。哺。飼也。蟲蟻非乳犬所甘。故不食。

彷徨。張快貌。躑躅。躊躇貌。狗乳子而雞為哺。蓋董生孝慈之行。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

儔合平聲。○愁。言其不養親。一說恐其不盡忠於君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辭。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辭。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使去聲。○河東。道名。屬今山西地。節度使。官名。若今巡撫而權加重也。公綽。字起之。陝西華原人。屬今西安府之地。

○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日。輒出至小齋。諸子

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

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

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

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

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

一日變易。朝音潮。郢音穎。從莫離。俱去聲。治平聲。

○朝謁。朝君而謁上官也。仲郢。公綽子。詳見後。公權。公綽弟。文宗朝累官學士。承旨以太

子太保致仕。從弟同祖弟。再會食。所謂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也。人定鐘。夜鐘也。晨省。皆定禮。未嘗不

嚴而執經講議。論文聽琴。則亦未嘗不和矣。二十餘年不變易。

其有恒。可知。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

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

不敢忘也。上食音似。○先君。公綽稱其父也。名子

溫。丹州。今延安府宜川地。饑歲蔬食。得

寧父母也。竹兜子竹輿也。青衣。僮使也。屣。徐行貌。資。助也。苦。參黃連。熊膽。皆清火。能資助於讀書。勤苦也。不傲齒笑。則嚴肅。衣絹素。則儉約。和九資。學。則教子者深矣。此言柳氏內庭家法之善。○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

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

為之不食。

長上聲。畜音旭。為去聲。○江州。即今九江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

和順所感也。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已六世同

舉。詔旌其門。至南唐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常苦食乏。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貸

江州義門陳兢粟。蓋已十世同居矣。○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

絲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

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

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

出於翰林學士宗謬所制也。

朝音潮。相去聲。一本

謬音黠。國朝溫公自稱宋朝也。李相名叅。按宋

史。深州饒陽人。舊稱滌州。誤。相太宗。謚文正。邸舍

客店也。宗謬李相第三子。按前崔氏家財。皆入

叔母李之庫。此李氏所有。亦聚之一庫中。皆得古

人不私其財之意。凡人父子兄弟。所以乖離者。止

因各私其財。不假分毫耳。苟得崔李二公之意。家

不睦者鮮矣。○崔孝芬以下共七章。皆詳古人

家法之善者。孝芬承奉叔母若所生。王凝閨門若

朝廷。公藝忍而九世同居。名南。孝慈感鷄禽。陳氏

小

學

纂

小子言
之矣

右寶明倫 共四十五
五章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第五姓。倫名。東漢長陵人。今西安府涇陽縣也。據東漢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竟。終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怠。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考倫光武時為會稽太守。後官

終司
空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

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乎。其性度如此。
卒村入聲。令平聲。恚音惠。朝並音潮。奉音捧。污去聲。○寬。漢靈帝時

華陰人。遽色。急遽之色也。恚。怒也。裝嚴。謂裝束整齊。收之者。收其翻污之羹也。○按寬容之量。常人
如此。非天資之異。則其所養亦深矣。○張湛矜

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好聲。○湛。漢平陵人。今西安府興平縣也。矜。矜莊。嚴嚴厲。其性矜嚴。而復好禮。故其動止皆有則也。幽

室無見。必修整其容。所謂不以冥冥惰行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共治長安城中。儀型表。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式也。

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

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

禮。何謂輕哉。馮翊音平。亦。建武。漢光武年號。左馮翊屬今陝西。跨西安鳳翔之界。亦

官署也。主簿。馮翊屬吏。明府。猶言神君。蓋尊稱其長之詞。按上劉公以寬和勝。而張公復以矜嚴

勝。寬和則近於仁。矜嚴則近於義。其性各有所優也。然湛對妻子若嚴君。幾於矜莊。過甚矣。至望寺

門而步。則又謙虛善下。也。斯所以不可及歟。○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

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遺音位莫音暮。震字伯

起。漢安帝時華陰人。累官至太尉。荊州。今屬湖廣省。震嘗為州刺史。昌邑縣名。今屬山東萊州府。故

人。震自謂。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按伯起四知之說。蓋得中庸莫見莫

顯。成湯顧諟明命之意。幾於聖賢之學矣。厥後四代五公。福祚綿熾。意亦天鑒其心也。夫○茅

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

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

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共其母。自

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

命學卒以成德

夷本在踐為去聲其令並平聲○茅容漢桓帝時陳留人夷踞蹲坐

也危坐以尻著蹠而生也林宗名泰太原人寓宿借宿也蓋欲藉以深觀其為人先輩惟恐失人其

用心如此○按容嘗滿兩時危坐愈恭心已如見如承矣而況草蔬食客殺鷄供母孝尤不可及乎

宜林宗之躄起而拜矣○以上共五章舉漢朝能正心術者五人第五伯魚不忌饋馬與安寢善自

省察劉文饒不怒翻汚朝衣善於涵養于孝修整幽室伯起不欺暮夜季偉危坐不夷踞斯皆慎獨

之君子也歟○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蓮百

甃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

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甃音闕莫音暮○陶侃晉明帝時鄱陽人仕至太尉廣州今為廣州府屬廣東省甃磚也時中原陷

於劉石侃欲致力興復故勇於習勞如此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

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闕外

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

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

○人倫猶言儔類謂於同類則深相愛好而無忌嫉也舊以尚名教釋之疑非是人必靜而思慮出

故斂膝危坐闕外猶言藩屏也定時晉處江左以荆楚為國西門故稱為闕外翰詞也手答書疏則

遠情皆通引接疎客則羣材畢至當語人曰大禹侃之為此蓋典復中原之要機也

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

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陰日陰也君子進德

修業。故惜分陰。德崇業廣。則其益於人者大。而傳於世者遠矣。若逸游荒醉。德業無一有。則倏死倏生。與蟲蠅無異。所謂自棄其命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

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曰。擣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

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

養望。自謂弘達耶。擣蒲音蒲。蒲博局戲。昔以戲賭攫

財者也。浮華謂虛誕無實。擣檢束也。亂頭蓬首也。養望。養其虛望也。按晉人以曠達為高士。皆蓬首垢污。以養望。而侃獨能勤勵如此。得古人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之意。學者所當勉師而力行者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

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

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

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

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炯音迥。長上聲。

○王勃。文中子之孫。炯。華陰人。照鄰。范陽人。賓王。

義烏人。行儉。唐高宗時絳州人。當時以四人為必顯達。故行儉論之。器識。器局。識見也。凡人器局弘

深。識趣高遠。則所致功業自遠。而福祿亦因之。若浮躁淺露。則其器識可知。而文藝不足言矣。行儉

一言蓋千古。觀人要法。後勃省父交趾。渡南海溺死。照鄰以惡疾不愈。投潁水死。賓王同李敬業起

兵揚州。討武后不克死。潁水在今潁上縣。盈川。卽今衢州龍游縣所分地也。○孔戡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

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儒夫然

戡音堪。○戡。唐憲宗時人。孔子三十

入世孫。此亦丹書欲勝義勝之意。義利清濁。如芝蘭糞穢之異。人能視義如芝蘭。視利如糞穢。則其

取舍自決矣。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

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

許納拜未嘗笑語欵洽

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門得列戟故曰戟門

幕帷也。幕賓入幕之賓掌書記者也。納拜謂受其子拜。欵洽親洽也。以其為父行故不敢輕笑語為

親洽。按幕賓後世所簡賤者而待之如此。則其敬禮父執更不待言矣。

○柳仲郢以

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

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

不釋卷

三為大鎮。謂仲郢嘗為山南劔南天平三

束帶敬也。無良馬不熏香。儉也。不釋卷勤也。

家法

句。在官不奏祥瑞不

度僧道不貸賦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

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貫免。館

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

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

皆為選婿。出俸金為資裝嫁之

貫音世。傳去聲。帑音倘。藏去聲。上為

去聲。○在官以下十一條。皆柳氏家法。貸。寬也。假

貸。謂以錢穀借之。廩。如廩給之。廩。謂給散軍食也。一云如餼廩之。廩。謂胥徒工食。皆可通貫。除也。館

纓猶言簪纓宦家也。○按不奏祥瑞則阿諛除不
 度僧道則異端斥不貸賊吏則貪墨懲濟貧卹孤
 則無告有資水旱假貸則凶荒不害軍食精豐則
 戰士奮通租貫免則窮民安館傳宴犒增盛則賓
 客歸懷儲帑盈於始至則又以樽節有素不私其
 用致然蓋真政事之才矣要其本原則在平居端
 拱無懈心又不事華侈而精勤於學是以施之政
 事至於周密如此若嫁衣纓孤貧女則又幾於仁
 人之心矣。○以上自晉迄唐能正心術者五人陶
 士行朝夕運甓所務者勸裴守約以器識觀人所
 見者大孔君勝明辨義利故勇怯與人殊柳起之
 心存謙謹故教子加禮於幕賓若論蒙端拱讀書
 施之政事無不善其○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
 又明體而達用者乎
 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
 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

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

言

相去聲女音汝復扶又切○王涯太原人唐文
 宗時相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權茶諸使竇

氏女涯女嫁於竇氏也其釵奇麗淫巧故稱妖
 物禍必隨者以天道惡盈且為人所貪競耳 數

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

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

十萬錢其可久乎

球音求○婚姻會因婚姻而
 燕會也外郎官名若今員外馮

為賈相餽門人最密實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

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

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

餽音逆浹音
 接飲去聲下

為去聲。○餽，河南人。涯，同時相也。古者奴以蒼色為巾，故稱蒼頭。勗，戒教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累其主，故戒教之。淡，周也。淡旬，周十日也。地黃，藥名。酒漬能養血。奴，惡球。戒教，又恐其以情告主，故遣青衣假餽命飲之。而，又明年，王賈皆避禍。宦者仇士實以毒酒殺之也。良所，殺也。噫，王以珍玩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降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賊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應音武。○知言，知辨羣怨集而禍機伏，故亦謂之妖。忠所事，言其盡心於餽也。奴曰，戒婢曰，獲指蒼頭。門客謂馮味廡。

堂下周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屋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可貪一戒也。恩權降赫不可恃。二戒也。縱妻貪贖。三戒也。正言不能保身。四戒也。賊獲害門客。懵然不知。五戒也。○按涯餽為士良所戮。無少長皆族誅。而涯則腰斬。百姓以其權茶爭投瓦礫擊之。至暴處不得收葬。自古宰相得禍之酷，未有如涯餽者。要止由於貪戀權利。至於如此，凡人心術之微，苟一動於此，則去涯餽之禍不遠矣。故特舉為戒。 ○王文正公句發解南省廷試句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解冠並去聲。著音酌。○公名純。宋青州益都人。真宗時為相，封沂公。發解者由鄉而貢，鄉試也。南省，會試也。廷試，殿試也。凡志有公私之異，不在溫飽，則在安天下矣。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

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
 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少去聲樂音維○富貴無所慕貧賤無所厭毀譽不加喜怒得失不為欣戚惟天下未安則憂故曰先天下而憂天下已安則樂故曰後天下而樂憂樂不繫一已而繫於天下蓋仁人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信自

者自守其正凡去就從違皆揆之於義而不計利害為趨捨也盡其方謂盡所當為之道苟者徼倖以望其成也自盡所當為而成否弗計此○司馬與諸葛武侯成敗利鈍非臣逆觀同意

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

對人言者耳凡自欺者皆勿為故無不可對人言○按以上三章明心術之要特舉宋

相三人蓋後世心術之正莫有過於三相者誠能不存溫飽如沂公先憂後樂如文正無一毫不可對人言如司馬溫公則亦可謂包含弘大磊落

光明而稱不世之偉人矣故特舉三人以終之○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

當膝處皆穿股音古○以下凡七章舉古人敬身威儀之則也寧字幼安北海人係今

青州臨朐人也漢末避亂浮海居遼東凡三十三年乃還郡卒年八十四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也古人危坐如跪故當膝處皆穿觀其五

十餘年兀坐如此則其心之不動可知矣○呂正

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

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

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奕

奇玩淡然而無所好少好俱去聲窘羣上聲俚音里伎音忌○治心收其放心也養

性養其德性也窘迫促也俚鄙俗也謔歌吹也伎巧戲也奇玩奇物可玩弄者自寡嗜慾以下言其

外無妄為自世利紛華以下言其內無妄好治心養性莫過是矣○明道先生終

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音塑

素○端坐如泥塑陰之斂也接人一團和氣陽之舒也所謂全體渾然陰陽合德者先生近之矣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

此是學作字敬亦慎威儀之一端觀小可以知○大故舉言之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

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

語始忠定元城器之先生謚人有妄心故形於言妄語既除則安心自戢所謂制外以養其中

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劉公初甚

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

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

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易隱音異隱掣肘音徹帝盾汝允切

下行去聲○揉曲曰隱正方曰括皆制木之器此借以為檢點言行之喻掣牽也別臂節也掣肘事

見家語矛盾事見韓非子此借以為言行相違之喻力行七年益省克之嚴久而不懈如此至於表

裏相應。幾於動。○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歛

側。有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歛音歛。不動

不移。由其立志堅凝而然也。按劉公於哲宗時抗

疏忤章惇。斥嶺表。凡烟瘴遠惡地。無不歷。惇屢喉

其黨殺之。卒不死。文忠蘇公稱為真鐵漢。而

不知其與客坐談時。固先有以養成之矣。○徐

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

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

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

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

孝先生。人之生也直。係本然天體。人以迂曲害之

心直則上徹清虛。可以對於上帝矣。朱子

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

惡也。○按君子威儀之善。實與內之心術相通。幼

安當膝皆穿。明道端如泥塑。元城肩背竦直。皆得

古人坐如尸之意。其外如此。其中可知。至正獻公

澹然無好。溫公仲車誠而無邪心。豈非超乎塵

滓。無愧幽明者歟。固不可以威儀之末視之矣。○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

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絜音潔。長

不華靡也。潔不垢污也。長物猶言善物。或謂餘剩

之意。皆言其貧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則加

染造矣。以下共七章。詳古人敬身之衣服飲食。而

并及於宮室器用儉而可法者。蓋復推而廣之也。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

二羹。截。夕食。齏。菹。匏。而已。截音恣。高氏兄弟史

中登進士長武次錄次錯俱官至吏部侍郎遠名也。不二。即無重味之意。截肉。鬻也。藪。蓄也。藟。匏也。皆菜名。家貴顯而自奉寒儉如此。能長有其家。○李必矣。考武錯之子。又皆官至禮部侍郎也。

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

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公名流。宋真宗時相。肥鄉人。今

隸北直廣平府。第宅也。封丘。宋都城門名。廳前堂也。曰廳事者。廳以治事故也。旋。迴轉也。太祝奉禮。皆世廕之官。按文靖隘其居第。與漢蕭何不治垣屋之意同。俱可為後世宰相之法矣。○張

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

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

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

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

乎。相。易。並去聲。○公名知白。今河間府滄洲人。宋仁宗時相。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也。掌書記。府佐貳之官。宋時位通判之下。公孫漢丞相公孫弘也。嘗為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為布被。此許也。或疑文節繻為儉約。故引是譏之。異於今日。謂失位也。頓。遽也。按得失如循環。存亡如晝夜。必然之理耳。身存時念其亡。居位常懷乎去。文節之慮遠矣。

○溫公曰。先公為羣牧

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梨音離。柿時上聲。瓦音慈。數音朔。溫公父名池。羣牧判官官名。蓋主開牧之事者。酒果肴器皆儉。故會可數而禮勤。禮勤則物薄而情厚矣。近日士大夫家。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鮮上聲。

內法。宮內造酒法也。酒果肴器皆奢。物雖豐而不可以數會。則禮反疎。情反薄矣。而世風日以奢。人情日以蕩。物力日以屈。率由於此。故欲導風俗之儉。必先絕宴客之後。然後可為也。○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長上聲。忝。叨也。聞喜宴。初第進士。而相宴樂也。按文靖文節溫公皆宰相。高氏兄弟三人。亦皆卿貳也。而能儉約如此。則知內篇所詳飲食之節。衣服之制。雖至卿相當守之。非特小子之宜謹而已。然衣食儉於幼時。則

易。儉於卿相則難。非早檢而預防之。不以奢靡而敗者鮮矣。

○汪信民嘗言。人

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咬音交。○信民。名葦。撫州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年僅四十。康侯。文定公字。擊節。猶言拍案。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怠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未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按人生有欲。欲在於自奉。世人所以曉夜蠅營。甘為至汗。極下不辭者。不過欲供饜饕恣睢之一快而已。未子輯小學。終於咬菜根一言。其可嘖之意切矣。

右實敬身

共二八章

男星較字

小學纂註卷之六

終

問

寬

